

## 绵羊一家

◎王戈多

小志住进血液科，纯属意外。他上小学四年级，在体育课上，一个足球飞过来碰到了他的鼻子，鼻子顿时血流不止。他很快被送到学校医务室，经过各种处理后血仍然止不住。于是，校医意识到，可能出问题了，便把他送到医院。

医院血液科的张主任询问小志的家族遗传病史，得知小志的爸妈身体健康，并没有明显的遗传病基因。是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但从血常规看，血小板在正常范围内。那是白血病？经过骨髓细胞学检查，基本可以排除白血病。那会是什么病呢？血友病？应该不会吧？

保险起见，医生还是给小志做了详细检查，结果显示，小志患的确实是血友病A，并且属于重型患者。

事实上，这种类型的血友病，是X染色体连锁的隐性遗传性疾病，即女性携带，男性患病，也就是说母传子。反过来说，如果我和我老婆有什么必要撒谎？孩子的两个舅舅确实没住过院，你就说孩子不是我们亲生的，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信不信我去告你？”此时我注意到，小志妈妈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惊慌。

张主任说：“孩子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没兴趣，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想说，如果对医生撒谎，就会耽误治疗。你们要知道，孩子的病情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输了一部分凝血酶原复合物后，小志的症状有所缓解，小志爸爸要带他去北京治疗。临走前一天，小志妈妈找到张主任，说小志确实不是她亲生的。当年，因为两侧输卵管堵塞，她无法生育，为了维持婚姻，她趁着老公去外地工作，抱养了一个男孩。她希望张主任能替她保守这个秘密，因为这段婚姻对她来说，太重要了。

小志妈妈刚走没多久，小志爸爸又来找张主任，向张主任郑重地道歉，说那天他情绪太激动了，但其实一切都是演给妻子看的。他早就知道孩子不是他亲生的，也知道妻子没有出轨，她这么做是为了这个家。他爱这个孩子，即使倾家荡产，也要给孩子治好病。张主任问：“你怎么知道孩子不是你亲生的？”小志爸爸说：“我再傻，也会算日子。”

那天晚上张主任看见小志独自坐在空空的楼道里，便和他并排坐在一起，两个人沉默很久。小志突然问：“我是不是从我生母那儿遗传的病？”这句话让张主任愕然，他问：“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他们亲生的？”

小志略带遗憾地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他们都是单眼皮，但你看，我是双眼皮。我很早就知道了，但是我不在乎，因为我知道他们非常爱我。”

第二天，看着这一家三口办理出院手续，张主任如鲠在喉，有些话想说，却又没法说。得这种重型血友病的男孩，通常极少能活到成年。但看着这难得糊涂的，绵羊一般温暖、善良、相互爱着的一家三口，这种话他又如何说得出口？

（摘自《医院是座动物园》）

## 想念

◎徐智慧

常常会无端地想念一些人。想起一些人时，总感觉自己的生命是切成一段段的，每一段都和一些人联系在一起。没有这些人，生命似乎也就苍白贫乏，没有着落。但也不单是朋友，一些不是朋友而不得不与他们发生联系的人，甚至一些憎恨的人，也常常要想起他们，所以，生命便可以分解成这样：一些被你所爱的人分去了；一些被你恨的人分去了；一些被你无所谓爱或恨的人分去了。你的生命被这三种人分解去了。你在漫长的岁月里想念他们，因此你觉得自己生命实在而丰足。

幽幽的想念不为人知，带着往昔的感情色彩，或爱或恨或浓或淡或长或短。当你想念着一个人时，便觉得在极深极深的心底，有一些莫名的颤动，若隐若现，欲升还沉，你想紧紧地抓住他们，但他们稍纵即逝。

当你想念滑过你生命的那些人时，所有的爱憎都蒙上一层淡淡的晕光。透过晕光，你再看他们，爱和憎都化作一种体验生命的深广的欣慰了。

（摘自《现代人报》）

如果马先生不是男人，他大概会拒绝这次相亲——从来没听说过谁会把相亲安排在深夜十点。但是，这个奇怪的要求是女方提出的，马先生反而来了兴趣。

所以，他现在穿戴整齐，把皮鞋擦得锃亮，站在公园背后的山顶，眼巴巴地望着那条从山下延伸上来的小路。

今晚天色黑得出奇，别说月亮，连星星都见不到几颗。如此杀机四伏的夜晚，她也敢独自赴约，马先生实在想见识一下这个姑娘是怎么一副模样。

十点刚到，分秒不差，马先生听到路上有了动静。一个人影跑了上来，手里的手电筒开开关关打出一串莫尔斯电码。好吧，是这个人。马先生迎了上去，虽然根本没想起来这句作为暗号的电码是什么意思。

“你好，我叫马博。你就是徐佳吧？”

“我刚刚打的电码就是我的名字，你没看出来？”姑娘的声音很好听。

马先生犹豫着是该先伸手握手，还是先伸左手递上那束握了半天的玫瑰花。

“你还买了花？”徐佳用手电筒照着那束无辜的玫瑰花，好像发现了对方私藏的武器。

马先生点点头，将花送到姑娘胸前。徐佳用手掌扇了扇，动作娴熟得如同一位嗅觉品的化学家：“还挺香。”

“是啊，卖花的那个小孩也说他花比别人的香。”马先生觉得自己即将掌握主动权。

“不过啊，我今天来也挺勉强的。二姨求我半天，寻死觅活的，她说你条件特好，人长得帅，钱挣得多，为人低调，志向高远。”徐佳说到这里，突然停住，愣愣地望着天空。

马先生感到胜利在望。

“但是呢，”徐佳继续说道，“我刚刚失恋，还没从上一段感情里走出来，心里堵得很，装不下别人。唉，怎么说呢，反正啊，我今天不来是瞧不上你，来了又好像是要你，怎么着都不是人。”

马先生觉得还是被动防守比较好：“别这么说，我明白。我也经历过，失恋的滋味不好受。”

“我们到那边坐会儿吧。”徐佳领着马先生走到长椅上坐下，长出一口气，“我本来都做好心理准备，就我一个人来呢。”

马先生一笑：“那不会，敢把时间约到这个点的姑娘，我还是想见一见的。”

“你认为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可能是因为，”这是马先生见到徐佳之前准备好的说辞，“你是一个很懂浪漫又喜欢冒险的姑娘吧。”

“哪儿啊，你太瞧得起我了。不过我喜欢冒险，这倒是真的。”

发现徐佳没有进一步解释的打算，是在两分钟之后。马先生上一次面对这种尴尬的沉默气氛是在二十年前的

## 流星夜

◎张寒寺

小学课堂，当时老师怒拍粉笔擦，大拇指指肚被砸出一个血疱，他痛得龇牙咧嘴。“你在看什么？”

抬头望天的徐佳拍拍脸蛋，将注意力从夜空撤回现实：“这是你第几次相亲？”

“第五次。”马先生少报了五次。

“据说人们平均是在第六次相亲时成功。”

“但愿吧。”马先生在心里嘲笑了这个统计结果五百次。

双方又沉默了五分钟，马先生盯着那束垂头丧气的玫瑰花，徐佳望着漆黑一片的天空，似乎这不是相亲约会，而是分手谈判。

“你前男友是个什么样的人？”马先生开启了最不合适的话题。

“他是个很木讷的人，完全不懂女孩子的心。”徐佳哈哈一笑，“但是我也算不上标准的女孩子。他从来没送过我花，我也没介意过。”

马先生突然想把手里的玫瑰花换成仙人掌，然后拍到自己脸上：“木讷也没关系，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就好。”

“那也不是，我们两个聚少离多，他经常出差。”

“噢，这样啊。”眼见句句碰壁，马先生干脆闭嘴。

两个人又且听风吟了一阵。

“你不介意我听听新闻吧？”马先生打开手机里的收音机程序——说不定能引出什么共同话题。

“听吧。”

一阵“沙沙”声之后，扬声器里传来主持人颇富磁性的嗓音：“那么，就像李老师说，这次‘瞭望号’飞船的事故在整个人类太空探索史上是第一次，没有先例可循，我们暂时也无从得知事故发生的原因。”

“听说飞船上的宇航员死了。”马先生小声说。

徐佳把下巴枕在手心，望着手机发光的屏幕：“是啊。”

“关键是飞船本身居然还在绕着地球飞，简直耸人听闻。”

“装着尸体的太空船。”

“你猜这是什么原因？”

“大概是生命维持系统出了故障吧，我不太懂。”徐佳别过脸去。

收音机里的主持人还在说话：“由于飞船本身已经失去动力，所以回收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又不能不做，我们必须知道原因，这样才能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故事。”

另一个声音咳嗽了一声，然后说：“这是全人类的悲剧。”

“唉，全人类的悲剧。”马先生重复道。

“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伤心。”徐佳苦笑着说。

“你也很关心太空？”马先生一直以为这是一个男性化的爱好。

徐佳想了一下说：“我更关心太空里的人。”

“什么意思？”

主持人的声音突然高亢起来：“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收到航天局的消息，‘瞭望号’飞船的回收行动已经开始。它正在进入地球大气层，承载着我们勇敢的宇航员的遗体，即将回到他的故土。”

“听说可以看到呢。”马先生抬起头，在天上寻觅，“哎，对了，你刚刚那句话什么意思？”

徐佳坐直身体，靠向椅背，说：“‘瞭望号’里的宇航员就是我的男朋友。”

马先生结巴了半天，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

“你不用说什么来安慰我，伤心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是的，确认飞船上的宇航员没有生命体征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了，那时候这艘远征太空的飞船刚刚回到地月系。

“真对不起。”马先生将玫瑰花放到椅子上，“这时候还约你相亲，要是我提早知道，肯定不会——”

“没关系，”徐佳挤出一个笑容，“就算不相亲我也会来。我还要多谢你陪我大半夜在这儿喂蚊子呢。”

“为什么？”

主持人的声音再次响起：“听众朋友们，‘瞭望号’已经进入大气层，它的表面与大气会发生剧烈的摩擦，整艘飞船将被火焰包裹。如果这时候你望向天空，一定可以看到它正在夜空中闪亮地飞翔，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就像一颗流星。”

“这是他这辈子对我做过的最浪漫的事了，我怎么能见错过呢？”徐佳望着天上的那颗流星，抬手拭去腮边的眼泪。

（摘自《不正常人类症候群》）

## 梨花瓣是月亮做的

◎米丽宏

人在梨花下走，心里有一种透亮感，轻暖、灵动，自带光芒。那是被梨花照透了吗？花蕾，一点点被风拆开，由淡青而雪白，俯仰舞风；枝条，铁画银钩般，微微晃动。繁花间散逸的光芒，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你一时会发蒙，会混淆，只觉巨大的震动和讶然。花瓣披在双肩，躲也躲不掉。你与花的光芒融在一起了。

梨花于我，连着母爱与乡情。梨花那种透明、轻暖，总是不同于雪花的悲凉。我记忆中的梨花，开在庭院里。那株看着我长大的老梨树，年年春天开花，从不爽约。

梨花树下，我的母亲忙碌着，从头发乌黑忙碌到鬓发斑白。她的手边一直有做不完的事：择菜，洗衣，做鞋，喂鸡鸭，剁猪食；和泥，刮那些废砖头，挽着袖子，像我爹一样，两手泥巴、一脸汗水地忙活着，修炕，砌灶，铺地面的砖石。下田之余，家务散散漫漫，梨花般铺满一辈子。

晚年，她常坐在梨树下，为我们姊妹三个的孩子拆洗棉衣，为我父亲做鞋，累了，就靠在树干上，歇一会儿。梨花依旧飘落在她的肩上、头发上……梨花纷纷扬扬，花影里有日子的静寂和美好。

如今，娘去了，爹搬出了旧居。那所石头院已完全空寂。梨花依然年年开，满院子的花舞蜂唱，还是旧日影像。可是，生活已然回不去了。

梨花热烈、温暖，也娇嫩、透明，好像倾尽了美好生命的全部光华。汪曾祺说：“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月亮瓣子的梨花，总能令人忘却人世烟火。梨花开，春带雨，清韵如古琴，抚弄鸣咽流水，为山川大地安神；梨花落，春入泥，轻如月光，带着一种洋洋洒洒的温柔与悲悯。

这个世界上，总有许多她月亮般的东西，梨花是其一。梨花也是素色的烟火。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摘自《湛江晚报》）

## 用规则影响他人

◎王可越

我们通常会对他有一种“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假设”意味着，我们都会基于理性做出完全合乎道理且能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的选择。可是，这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抽象假设。现实中大多数人是凭借激情和欲望活着的，而且非常善变，容易进入圈套。公允地讲，我们总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徘徊。

无论消费、投资，还是做出决定，我们都容易打着理性的旗号，做出不太理性的决定。

在任何情况下，说服他人人都很难，强迫他人的效果更不理想。更好的方式是依靠规则，让别人自愿去做。

例如，如何解决人们在街头乱扔烟头的问题？通常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赞美、褒奖，用道德引导。比如，贴一张标语：“做文明市民，请勿乱扔烟头。”第二种，惩罚、训诫，用严厉的语言警告：“乱扔垃圾的人，就是垃圾。”或者威胁要严惩：“乱扔烟头，罚款100元。”

除了这两种方法，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要提出更巧妙的办法，需要洞察他人的心理，创造新的游戏规则。

例如，在英国某城镇，大多数烟民也是球迷。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街头安装了一个“烟头投票箱”。醒目的黄箱子上写着说明文字：请投票选出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左边是罗纳尔多，右边是梅西。社区中抽烟的球迷们很乐意用烟头投上一票。

这项设计并没有规劝或威胁用户。设计师只是洞察了当地抽烟者的喜好，并依据这一喜好设立了相应的规则，将作为废物的烟头变成了有用的选票。

在我辅导过的创新比赛中，有个小组听了这个案例介绍后，也想出了一个类似的方案。

他们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应对美食街上游客乱扔竹扦子的现象”。

美食街上的大量摊位出售各类烤串，游客吃完之后，剩下的竹扦子如果不能有规则地堆在一起，就很难清理。小组在创意方案里创立了一种游戏规则：游客如果集齐5根竹扦子，就可以去服务店抽取一支“好运签”。“好运签”上写了一些祝福的好话，游客拿走精美的签，也能把它当作一个不错的纪念品。

这个创意也包含相似的洞察。小组在回收竹扦子与抽“好运签”之间，建立了一个游客乐意接受的游戏规则。

（摘自《10种洞察：探索理所当然之外的世界》）



## 一碗面的通关密码

◎刘建春

手中的毛巾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你即将就座的桌椅上，做了一个拂尘的动作。

你坐下后，堂倌开始大秀他那优美的大嗓门儿：“老吃客来哉！宽汤重青双浇，面要硬面，肉要硬膘，鱼要甩水！”一连串的话语，好似帮会的切口，店里济济一堂的吃客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后厨灶台上的下面师傅已经收到这个特殊的“莫尔斯电码”。只见他会心一笑，双手好似凤凰点头，忙碌一番，一碗符合客人要求的面就变魔术似的端到客人面前了。

有一块刻于清朝光绪年间的石碑。当时苏州城里面馆众多，成立了面业公所，规定每家面馆捐出每个月营业额的千分之一作为面业公所的活动经费，当时就有88家面馆的店名刻在了石碑上。可以想见，那时候的苏州人是多么喜欢吃面。

响堂，意思是就像唱歌那样说出客

人的个性化需求，在第一时间通知后厨，让灶台上的师傅及时根据客人的要求制作，不用堂倌跑前跑后传递信息。故意通过类似切口的隐晦语言说出客人的要求，以我的理解，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既要传递信息，又要保护客人隐私的需要。如果直白地说，客人想吃一块大肥肉，一个鱼尾巴，会显得有点搞笑，而且会让客人尴尬。

在开点馆的过程中，细心的面馆老板慢慢悟到了客人的心思，于是，一种在传递信息和保护隐私中取得平衡的面馆响堂语言诞生了：吃面的时候汤要多，就叫宽汤，汤要少，就叫紧汤；浇头不要和面放在一起，用另外的小碟子装，就叫过桥；大蒜叶多放点，就叫重青，不放过青，等等，就好像给客人的需求加密传输似的。

这一番音乐般的面馆响堂，使得这座城市更加活色生香了。

（摘自《新民晚报》）